

总/序/

中国是一个诗国，人民爱吟诗，写诗，也喜欢谈诗论艺。从孔夫子与其弟子谈论《诗》义开始，谈诗评诗的风气就在古代的文人学士中不断发展。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谈诗言论多散见于诸子、史传以及笔记中，当时还无“诗话”之名；虽多为片言只语，但不乏精辟之见。在诗歌高度繁荣的唐代，论诗的书信与文章更多。到了宋代，欧阳修始把自己的谈诗言论编辑成书，称为《诗话》。作者虽自称“以资闲谈”，但影响颇为深远，仿作者代有其人，诗话专著大量涌现，蔚为大观。流传至今的诗话著作

多达数百种,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十分宝贵的财富,极富于民族特色。

众多的诗话著作,其内容向称庞杂繁富,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品评诗人诗作,考订字句讹误,诠释名篇佳句,探讨诗歌源流、体制和作法,着重于“评论”,一类是记载诗坛掌故、诗歌本事和诗人遗闻轶事,着重于“记述”,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不少东西,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诗歌欣赏仍具指导作用与借鉴意义。

但是,这种价值并不都是明显外露易为人知的。古代诗话中闪光的东西常常被掩埋在一大堆“琐谈”之中,“排沙简金,往往见宝”,需要人们去选择、提炼。这就是我们主持编辑《中国古代诗话选释丛书》的缘起。

我们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和有关专家承担选释的工作,选文力求精粹,文字经过认真校勘,注解务求准确明白,并前后联系作必要的征引,努力增大信息量。内容诠释采取三种办法,一是随注而释,一是注后加释,一是归类阐释。无论采用何种诠释方法,都力求揭示每则诗话所蕴藏的深层内涵,展现它在诗学理论、诗歌批评或审美感受方面的宝贵价值。每部诗话选释之前,均有一篇专文,全面介绍诗话作者的诗学观

点及诗话著作的内容特色、价值意义。这篇专文往往是编撰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当然也会融入学术界前辈具有定评的观点,或介绍当代学者精辟的创见。

我们在高校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极愿为古籍整理贡献绵薄之力。现谨将这套丛书献给海内外专家学者,作家诗人,高校老师同学,以及广大诗歌爱好者,并希望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

为出版这套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表现了无比的热忱并给予大力支持,我们谨致衷心的感谢。

周满江 张葆全

1998年3月于桂林独秀峰下

●
总
序
●

目/录/

●
目
录
●

临汉隐居诗话选释

前言	(3)
杜诗的“诗史”特色	(11)
诗主优柔感讽	(14)
诗贵有余味	(18)
诗当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	(24)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27)
杜诗思贻深远	(31)

韩愈荐孟诗	(33)
黄山谷拾羽失鹏	(36)
唐人咏马嵬之事	(39)
欧阳修赋诗讽晏殊	(45)
思之愈精,造语愈深	(48)
诗贵愈工于前	(51)
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	(53)
诗人自赏	(56)
韦应物古诗胜律诗	(60)
白居易殊不善评诗	(63)
西昆体	(67)
造句之法贵峻洁不凡	(70)
峻洁与凡近	(72)
韩愈游华山	(76)
宋之问夺诗句	(78)
陆起题壁诗	(81)
无名氏以诗讽政	(82)
诗僧亦有可喜佳句	(83)
方圭好作恶诗	(85)

岁寒堂诗话选释

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	(96)
屋下架屋,愈见其小	(105)
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	(112)
文章古今迥然不同	(115)
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	(124)
诗须有余蕴	(127)
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	(131)
《文选》多奇丽之文	(137)
杜诗词婉而雅,意微而有礼	(140)
白乐天之诗,略无余蕴	(144)
诗文须从胸臆中出	(148)
意味可学,才气则不可强	(151)
韦、王之诗,各有所长	(153)
诗格	(155)
诗文当以文体为先	(158)
摩诘诗意味工夫不减李杜	(161)
用事似僻,意则甚远	(165)
以不识风雅之旨为下	(170)
各得其一偏	(174)
杜甫诗之精髓不易得	(177)
世间一切皆诗	(182)
诗须思无邪	(186)
无意而意已至	(189)

咏物当先得其格致韵味·····	(194)
观物才能近物情·····	(196)
兴则触景而得·····	(198)

临汉隐居诗话选释

(*) $\text{Aut}(G) \cong \text{Aut}(H)$

10

59

1

100

10

Trial	Control (n = 10)	MCI (n = 10)	AD (n = 10)
1	95	85	75
2	95	85	75
3	95	80	70
4	95	75	65
5	95	75	65

•

前/言/

魏泰，字道辅，因隐居汉水之旁，号汉上丈人。生卒年不详，约宋神宗元丰中前后在世。襄阳（今属湖北省）人。魏泰是曾布（曾经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妇弟，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他曾拜徐禧为师，自幼性情爽迈，曾于“试院内，上请主文，恃才豪纵，殴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宋人轶事汇编》第685页）。道辅年少时就与黄庭坚等有所交往。潘淳《潘子真诗话》说：“道辅少与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极群书，尤能谈朝野可喜事，亶亶终日，作诗自成一家。”可见他年轻之时，便能博

览群书，有口辩，工文章。崇宁、大观（1102—1110）间，章惇在重得朝廷起用后，对魏泰的才华很赞赏，多次赞扬他，并要授官于他。但是魏泰不就，晚年卜居汉上。

魏道辅好伪托他人名来作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都是假名武人张师正而作；《碧云骖》则假名梅尧臣作。用自己的名字所作的书有《临汉隐居集》20卷、《东轩笔录》15卷并行于世。《临汉隐居诗话》一卷，其名取意于其隐居汉水之旁，共70条。

这部《诗话》成书年代不详，为作者晚年所作。书中与《东轩笔录》有重出的内容，但对《东轩笔录》的不足，在《诗话》中做了修订和补充，有的甚至剔除不用。

对于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前人认为作者论诗有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临汉隐居诗话》“党熙宁而抑元祐，如论欧阳修则恨其诗少余味”，“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句，盖坚执门户之私甘与公议相左者。”其实，魏泰对诗家的批评，也并不尽出于门户之私，他是有自己的艺术标准的。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人们对言意美学范畴的认识逐渐深入，所谓“言近旨丰”、“言外之意”成为我国古代美学范

诗中言意论所倡导的主要美学特征。“言近旨丰”，就是要求“文约而事丰”，即语言精确生动，而意蕴深厚丰富，耐人寻味；“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沈祥龙《论词随笔》）。具有这些美学特征的文学创作，形象鲜明，意味无穷，给人一种艺术享受。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许多古代文人的重视。唐代诗人、诗论家司空图指出诗歌创作要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唐诗纪事》载其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恍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司马光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温公续诗话》）张表臣对此谈得更加直接明确，他说：“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镂为下。”（《珊瑚钩诗话》）姜白石也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白石道人诗说》）

生活在言意理论发展时期的魏泰，也是持这种看法的文人中的一个。“余味”说，是他的整部《诗话》的基本论诗观点。他是以有“余味”作为论诗的艺术标准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写得含蓄有致、耐人寻味的诗，才算得上真正的诗，或者好诗。他说：“诗者叙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并且断言：“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对《诗经·卫风·氓》中“桑之落矣，其黄而殒”，骚辞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等形象真切、情韵隐约的诗句大加赞赏，对作诗缺乏“余味”的诗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西昆体诗人“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批评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诗句奇险晦涩，缺乏新意；批评韩愈的以文为诗，为“押韵之文”；等等。主“余味”成了《临汉隐居诗话》的特色。魏泰关于“余味”的这些论述，具体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即强调情感对艺术的重要作用，认为艺术的特点就是“感人”、“入人”、“化人”等等，这也正体现了这部《诗话》的美学价值。

魏泰还注意到诗歌与社会的关系。他在

《诗话》中，称杜甫的诗为“诗史”，赞其好处在于“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显然，这就肯定了诗歌应当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而这种反映，并非现实的照相、历史事实的叙述，而必须是既反映国家的兴衰，又反映人们的爱憎与意愿。基于这一观点，在《诗话》中，魏泰对杜甫以诗哀名将之逝，痛国事之危，希望天子“鉴夏商之败”而为国图民等等持十分清楚的肯定态度。《临汉隐居诗话》中还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这种主张“优柔感讽”，反对“豪放怒张”的诗学观点，无疑承继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同时，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诗歌主要用形象来表现思想的文学特征，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魏泰在此又肯定了诗歌的讽谏作用；不过他认为，以诗歌揭露时弊时，应该委曲婉转，不可直率浅露。

诚然，诗歌应当反映现实生活的观点，在诗话中并非魏泰首创，早在第一部诗话著作《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就借称道孟郊、贾岛“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提出来了。但是，不能不说魏泰的有关论述，是对这一观点的补充，并且对后来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诗论，比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等的问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诗话》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求诗歌的遣词造句必须峻洁不凡。他说：“……然造句之法亦贵峻洁不凡也。”他也时时以此来评价诗歌作品，他说王曹、薛道衡“庭草无人随意绿”、“空梁落燕泥”这些诗句是“峻洁可喜”的，而谢伯景的“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子飞”这些句子，虽曾被欧阳修称为是可与唐代佳句媲美的，实则无多少价值，因为“句意凡近，似所谓‘西昆体’”，所谓“凡近”，就是平庸、寻常。而平庸、俗气是诗人最为忌讳的，魏泰这一观点，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的一般看法，而且也道出了人们的审美要求。语言美，是审美评价中的一项重要要求。人们在审美活动中，首先接触的是形式，如果语言很美，立即就能吸引人。而这种美的语言，当然不能是矫揉造作、令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魏泰提出的“峻洁不凡”，无疑，对诗歌的创作及评价都是有其意义的。

这部《诗话》偏重于记叙轶闻和摘评佳句，尤其是所录的诗坛的遗闻逸事，记述的辨彰得失，考证异同，都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对我们了解考证当时文人及其作品，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对文人的自身修养，一些诗歌创作的背景等等，都有所论述，内容是比较丰富

的。

是书虽和宋初其他诗话著述一样,是采用自由漫谈的形式,即事而言,随意而发,但又能使内容相近的各则相对地集中。因而,形式上虽散,实际上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语言也比较轻松活泼。

不过,《临汉隐居诗话》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即文字上出现许多错漏,尤其是在引用诗人的诗句方面。问题一般出在:一是所引用的句子中,出现错别字;二是所引的篇名不准确;三是引文内容有些仅仅是作者根据原文内容概括出的大意,而不是经过核实的原文。正因为这些疏漏,在一定程度上,使《诗话》显得比较粗糙。对此书的谬误,张宗泰《跋〈临汉隐居诗话〉》(见《鲁岩所学集》)及王楙《野客丛书》均有辨正,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临汉隐居诗话》也可参阅。

无论如何,《临汉隐居诗话》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论诗贵有“余味”,反对“西昆体”的“务积故实”、“语意浅近”,主张“袭古人之意,袭而愈工”等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的特质,对宋初诗风起了一定矫正纠偏的作用,于读者写作诗歌和欣赏诗歌也大有裨益。作为最早在诗话中批评苏、黄的一部著作,

公

●

前言

●

公

⑨

它促进了宋代诗话的发展与繁荣。对于它,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集类文史类,《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通行本有中华书局的《历代诗话》本,又有《知不足斋丛书》本,《野客丛书》本。是书今传各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最善,以中华书局的《历代诗话》本最易见。这部注析,便是以《历代诗话》为底本的。全书共选了25则。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条目的排列顺序,主要以内容为依据,在注释的基础上,作一定的评析。

阙 真